

## 第一章

警笛声划破空气，看着后视镜里交替闪烁的红蓝光，多米尼克唉声叹气。他又开了一会儿，指望那警察能越过自己，但幸运没有降临。

他打了打方向盘，把皮卡停到路边，扫了眼仪表板上的时钟。老天啊，他要迟到了。而且不是第一次了！

一名年轻的白人女警朝他的车走来，她戴着警帽，帽子下是金发编成的辫子。多米尼克整了整外套，进一步藏住了肩部枪套的形状——他有隐蔽持枪的许可证，不过在警察面前轻举妄动可捞不到好处。他将手放回方向盘上，竭尽所能挤出最人畜无害的笑容——这些日子里，要笑出来真是不易。

“警官，有何贵干？”他确定自己没有超速。

“先生，你的右侧尾灯坏了。”

多米尼克加大了手劲，方向盘被握得嘎吱响。女警察注意到了，挑了挑眉毛。

“我知道的，”他拼命稳住声音，“这是我这五天里第三次因为那灯被警察拦停了。”

“那么你是不是应该修好它呢？”

“我会的，只是现在手头有点紧。”

她不为所动地看了他一眼。“假设别人没看出你在踩刹车，

出了追尾事故，你的手头会更紧的。”

“您把时间耗在一个坏了的尾灯上合适吗？”他明知这么说话会惹麻烦。“怎么不去管管那个连环杀手，在这座城市里神出鬼没差不多有一年了吧？还有谷地里上窜下跳的那帮新纳粹？”

他冲离他们最近的那栋大楼点了点头。只见墙上用纯黑的油漆涂鸦了“乌托邦”的符号，那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它从街头帮派迅速壮大成了本地的民兵组织。

警察侧过头去，多米尼克看得出来自己戳中了对方的痛点。他仔细看她的侧脸，意识到了别的事。

“我们以前见过，”他吃惊道，“你是利维·艾布拉姆斯喜欢的新人警察——凯莉·马林，对吗？去年四月把‘黑桃七血案’的事泄露给《评论报》，结果被降职的那位就是你吧？”

她眨眨眼，后退一步。他抓住了她心虚的那一瞬。

“利维让你这么做的对不对？他让你来骚扰我。”

“维加斯警局并不骚扰平民，先生。”她语气僵硬。

多米尼克冷笑一声。“所以，自从我和利维分手以后的这三个月来，警方开给我罚单和警告比我这辈子里收到的都多，只是个巧合？上个月我横穿马路，当时我周围有一群人都横穿了，你的一位同事却单单给我开了张罚单。你不能指望我相信利维没有下达什么秘密通缉令，让你们所有人盯着我和我的皮卡，好找茬收拾我。”

凯莉没有回答，他也不需要她回答。十一月的时候，他和利维的关系破裂了，利维曾发誓要让多米尼克生不如死——他说到做到了。别说多米尼克随便上哪儿都能被警察缠上，他一万个确定那尾灯就是利维打破的。那天上午，他从公寓出来，发现灯碎得稀巴烂，但皮卡的其他部位和停车场的其他车却没有受损。

“那啥，你到底要不要给我开罚单呢？”多米尼克问。“我的工作会议要迟到了。”

事实上，就算凯莉没把他拦停，他也迟到了。但那也是利维的错。分手之后，这王八蛋坚持不懈把多米尼克送上了一家赌场的黑名单。无奈之下，多米尼克只能去那些合法性存疑的地下赌场，结果每一家都在他光顾之后的第二天，就莫名其妙迎来了维加斯警局的突击检查。

就这么短短几周，多米尼克发现自己成了拉斯维加斯一带几乎所有赌博机构的拒接之客。利维的魔爪唯一没伸到的地方是位于亨德森的“铁路山口赌场”，从长街过去要半小时车程。所以除非多米尼克满足于网络赌博——但网上的感觉就是不行——他不得不屈尊移驾跑老远去那里，而他总是低估了回城路上的交通流量。

“这次我就给你个警告吧，”凯莉说，“记得把尾灯修好。”

“那是自然。”

多米尼克转动钥匙发动车子。他知道利维自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不过多米尼克已经不是从前那种赌瘾失控的状态了。他从过去的错误里吸取了教训，现在能对赌博有所把持。这

不是问题，但是利维太一根筋了，不肯接受这个事实。

“对了，”凯莉转身离开他的皮卡时，他开口对凯莉说，“要不你来提醒一下艾布拉姆斯警官，就说上周六我操完他，他把手机充电器落我那儿了。”

多米尼克开着车平稳驶入车流之中，留下对方在他身后目瞪口呆。

\* \* \*

“我们的下限又被刷新了。”利维一边说，一边走入“黑桃七”最新的犯罪现场。

“能看出来此地安保不怎么行，这是肯定的。”玛汀说。

他们站在地方法院法官卡梅伦·哈丁的办公室，后者于当天下午在地区法院被谋杀。这个地方人员密集，到处是摄像头和武装守卫，但事发后几小时都没人注意到有任何的不对劲。

“黑桃七”凶杀案现有二十二名受害者，哈丁和其中大部分一样，先是被下药导致麻痹，然后被凶手从身后割开了喉咙。办公桌上那个半空的咖啡杯是最有可能被凶手选择下药的，克他命，不过他们必须经检测才能确定。

哈丁本人坐在桌前，但利维的注意力却被桌上摆放的物件吸引了。两尊正义女神的小雕像分别立于桌面两侧，她们都一

手举长剑，一手持天平，面朝着哈丁。女神的蒙眼布上粘着小小的手覆盖眼睛的位置，所以看起来像是在盯着他。

桌面靠边缘的位置摆着一座青铜的正义天平模型，两边托盘各放了一张黑桃七卡牌，小心地保持着平衡。最后，哈丁正前方的桌面中央放了一张纸，他伸出一只血淋淋的手，压在上面。根据哈丁胸部和颈部的血迹，利维能分辨出凶手曾抓着哈丁的手按向其颈部，然后才放到纸面上的。

和玛汀并肩站到一起时，利维必须得低头才能对上她的视线——她是个身材娇小的女人，尽管她威严的气势毫不费劲就压制了全场。“你对这男的了解多少？”

“一无所知。”

利维避开犯罪现场摄影师，绕了书桌一圈，戴着手套的双手插在衣袋里。犯罪现场调查人员还在房间里工作，验尸官也还没有到，所以他更加不能惊扰现场。

那张血迹斑斑的纸被压在手下，利维越过哈丁肩膀上方弯下身去，才能勉强分辨出最上面的字迹。

“这是克拉克郡地方法官的就职宣誓词。”他对玛汀说。

她嗤了一声。“‘黑桃七’可真是戏精。”

他疑惑地瞟了她一眼。

“是米凯拉说的。”她说的是她其中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女儿。

米凯拉没说错。“黑桃七”自命为义警，号称只针对背信弃义

之人——那些犯下某种形式的背叛却逃脱了制裁的人。凶手对犯罪现场进行布置以突出受害者的罪愆，乐此不疲。

哈丁被害现场的布置和细节传递了一个清楚的信息。利维只是不知道哈丁是如何违背自己的誓言的；他从未见过这个男人，也不熟悉他的职业生涯。

玛汀来到桌子另一边，观察哈丁的尸体。“至少凶手还是遵循了惯常的作案手法。没有挣扎和打斗的迹象。”

利维点点头。“黑桃七”制造的连环命案数量在现代历史上数一数二，时间跨度短，期间鲜少停手，但有其独特的杀人风格。此人能取得受害者的信任，在不引起任何警觉的情况下把药下在他们的饮料里，致使受害者失去行动能力，接着以无情的一刀割开对方咽喉。

“黑桃七”只有三次打破了这一作案手法。一次是雇佣了一名狙击手，作为回敬，狙杀了一名企图将自己杀妻的罪名转嫁到“黑桃七”头上的男子——那人死时刚好站在利维他们现在所处这栋建筑的大门台阶上。另一次则是同时屠杀了五个人贩子，接着“黑桃七”狂暴，肢解了五人的尸体。还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在杀死一名受害者时，没有费心思给对方悄悄下药，而是用一把电击枪和一针强行注射的克他命制服了他。

事后，“黑桃七”向利维承认，称自己沉醉于这样的主动暴力，大家一度也担心凶手会不会变得更加残暴。但从那以后，所有凶案都忠于最初的作案手法。唯一不同的是精美的现场布置。

利维转向在几尺外徘徊的接应警员，说：“这座楼遍布监

控，凶手是怎么做到进出都没有引起任何注意的？”

“安保主管已经调查过了，”警员说，“大楼的整个系统遭到了黑客劫持，被插入了一段复杂的循环，谁也没看出来。他们甚至现在还没修好——需要叫专业人员来。”

“卡门。”玛汀喃喃道。

利维闭上眼睛，揉了揉鼻梁。初次亮相后不久，“黑桃七”就在拉斯维加斯警局培养了一名卧底——卡门·里维拉，一名才能出众的年轻技术专家。几个月前，利维和玛汀发现了她的背叛，将她逮捕，但拜街头帮派“黄蜂帮”——“黑桃七”的另一盟友——所赐，没几天她就越狱了。不管现在身在何处，她仍在协助凶手，为凶手提供其凭一己之力无法取得的访问权限和信息。

“好吧，我们得——”

“利维·艾布拉姆斯！”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喝道。

还没转过身来，他就已经忍不住皱了皱脸。

隔着犯罪现场警示带，地方副检察官莱拉·拉什得站在办公室门口，双臂抱胸。和往常一样，她的黑发扎成一丝不苟的马尾，样式简洁的西服裤装衬托出她那结实而清瘦的运动员身材。她勾了勾食指，示意利维过去。

虽然很不爽被对方像狗一样召唤，利维还是向警示带走去了。玛汀和他一起，她的脸上带着好奇。

“你是不是忘了今天有什么事要做了？”莱拉话里讽刺满满，

换个精神脆弱点的人就该崩溃了。

“有没有搞错，莱拉，一名本市法官被谋杀了——”

“卡梅伦·哈丁？”她瞥了一眼他身后的尸体，不屑地摆摆手，明显没被恐怖的现场吓到。“大家都讨厌这个烂人，他的判决就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唯一让我惊讶的是，‘黑桃七’居然没有早点干掉他。”她指着利维，又说：“你本该在半小时前来我办公室做审判预备工作的。”

他张了张嘴，但她一番连珠炮，压根没给他说话的机会。

“杰森·威尔森的新辩护律师难缠得要命。你不能啥也不准备就去接受盘问，尤其是你还有愤怒管理问题。”

“杰森·威尔森？”就在利维炸毛的当口，玛汀说话了。“他不是‘乌托邦’的混混吗？因为袭击谢尔盖·沃尔科夫的地下赌场被捕的那伙人之一？我以为这些案子已经开审有几周了。”

“说起这个就来气，”莱拉说，“我们手里那些‘乌托邦’的混蛋，不管是在蹲拘留所的还是被保释的，他们的法律团队一直在变动，于是审判一直往后延，法庭的时间表乱七八糟。他们的律师一个接一个地退出。”

玛汀若有所思地沉吟。“我觉得我看到过相关内容。那些律师有受到死亡威胁，对吧？”

“没错。还有更惨的，他们律所的大客户们发话了，说如果他们为纳粹说话，这些大客户就跟律所解约。这可是律师们最怕的。”

“你自己也是一名律师。”利维说。

“我是一名检察官，是有区别的。还有，别想转移话题。”莱拉进一步走向警示带。“你甚至没打电话跟我说你不来了，我的电话和短信你也都没回，这就意味着我得浪费时间去找你。”

利维强压住心虚的哆嗦。他这事确实做得不厚道，尽管他也事出有因。“我知道的，我很抱歉。我的手机几个小时前没电了。充电器找不到了，我还没空买新的。”

如果在场的只有莱拉，也许还能说动她。但玛汀太了解他了，她是他的搭档，是他最好的朋友，比他亲姐姐还亲，她没那么容易糊弄。

她眯起了眼睛。“你不会丢东西的。也就是说，你知道充电器在哪儿但出于某种原因没办法拿回来……”她睁大了眼，“我的天啊，你落在多米尼克家了！”

“你太坏了。”利维说。

“你‘又’和他睡了？”莱拉声音一高，站在门边看守的警员看了过来。

利维瞪着那人，对方连忙退到听不见的地方。“我没打算那样！就是凑巧，我们在超市碰到了——”

“你俩住得可不近——”

“然后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就……”他继续说，坚决无视她的发

言，“我觉得.....嗯，我的想法不重要。我做错了。”

他不是第一次发现自己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了。他和多米尼克会有交集——好吧，有时候是他策划了“天时地利”，有时候是多米尼克。他们开始聊天，如果他俩说上五分钟还没吵架，那么他就会开始觉得一切又恢复正常了。多米尼克似乎还是那个他当初爱上的人，迷人、体贴、随和，利维就会相信他俩的关系毕竟还是有希望的，然后他们总会滚到床上。

然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事，将现实狠狠拍到利维脸上——多米尼克是强迫性赌瘾患者，正在全面复发期，而他却拒绝任何帮助。这一点没有改变，而不改变，他们就不可能真正在一起的。

“要知道，”玛汀说，“一般情侣分手后，就不会再发生性关系了。”

“你知道个鬼啊？”利维回了一嘴。有生以来，玛汀只经历过一段恋情。她和丈夫安托万是青梅竹马，同在海地移民家庭聚集的夫拉特布什区长大的，到了念大学的时候，两人就结婚了。

“嘿，别拿她出气，”莱拉说，“老往鲁索鸡巴上扑的人可不是她。”

玛汀恨铁不成钢地叹了一口气。“你和多米尼克像这样抬头不见低头见，也不是没有道理。你们还爱着彼此，这一点没有随着分手而改变。但你们这么处理分手不是健康的方式。”

“现在不是说这种事的时候，这里也不是说这种事的地方。”

利维指了指十五英尺开外的尸体。“光天化日之下，在政府大楼里，一名本市公职人员被谋杀了。市长要核爆了。”

“好像事情还不够糟似的。”玛汀一脸不快。

自从“黑桃七血案”的消息在全国范围传开后，即便“黑桃七”从未对旅客下过手，拉斯维加斯的旅游业还是陷入了低谷。“乌托邦”的规模呈爆炸性增长一事更是雪上加霜。各种压力之下，一场政治斗争爆发了，而在这场斗争里，比起解决问题，市长、市议会、郡治安长官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了互相推诿指责上。

玛汀和莱拉围绕如何止损争论了起来，利维暗暗松了一口气。对他来说，适合谈论他与多米尼克的关系的时间和地点，压根就不存在。他连想想都受不了。

多米尼克是他的bashert，他的灵魂伴侣。没有他，利维感觉自己就像被枪弹射中了肺腑，而且接连数月血流不止。

“艾布拉姆斯警官？”一名现场调查员说着来到他身后。“有一样东西你得过来看看。”

他和玛汀跟着她穿过办公室。莱拉没有签字进入现场，留在了警示带外面。

“那个在现场显得有些突兀，我们就仔细看了看。然后……嗯，你会明白的。”他们来到一张边柜前，柜子上摆着哈丁的全家福相框，调查员指了指相框旁的一张贺卡。“我们已经给它上了标签、拍过照片了。”

利维用戴着手套的指尖小心拈起贺卡。卡片封面采用了微闪

渐变的设计，有一行银箔印刷的字：对不起，我错过了。打开内页，最上方印着：迟到的生日快乐！下面有一段印刷的留言。

亲爱的艾布拉姆斯警官：

我知道你的生日在一月份，但准备完美的礼物需要时间。放心，我没有忘记。我会尽快为你奉上特别的礼物。

内页底部留下一个橡皮章印的黑桃七卡牌图案。

利维的皮肤冒起了鸡皮疙瘩，想把卡片撕得粉碎的非理性冲动突然攫住了他。但他没有就范，转而看向玛汀，后者盯着卡片，仿佛那是一只狼蛛。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她问。

“我不知道，”利维说，“但我肯定不会喜欢。”

## 第二章

“沉醉到底”沙龙是一家热闹的本地大众酒吧，将“闭上嘴，喝起来！”这句话奉为本店的正式格言。多米尼克一进门，就不得不赶紧躲开一个路都走不稳、边出门边吐的酒鬼。他翻了个白眼，对着一片嘈杂眯起眼，不出五秒就锁定了他的委托人。

“沉醉到底”吸引了一帮闹哄哄的朋克摇滚爱好者，让内森·罗伊斯显眼得像一手黑桃里独有的一张方块。他是个“银狐note”型白人男子，得体的西装与华贵名表让他浑身上下大写着“上层中产阶级”，不像是这家酒吧的常客。他焦虑得要命，紧张地东张西望，脚在地上点着拍子，手指在身旁的高脚桌上敲打，显得他更扎眼了。

多米尼克在人群中强行穿过——对他这种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难事——终于来到罗伊斯身边。“我们可以到别处会面。”他弯下腰凑近对方说，好盖过口齿不清但热情似火的乐队。

罗伊斯摇了摇头。“这里不怕遇到熟人。”

“好吧，你是委托人。”多米尼克说着耸了耸肩，把他的邮差包放到桌上。在这种环境里，它比公文包低调一些。

“你发现了什么吗？”

“你知道的，如果你对我在找的东西说得更具体点，我能更快完成工作。”

“我说得够多了，”罗伊斯不耐烦道，“具有高度价值的专有信息遭到泄露并给我的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发生得如此之快，很难不让人起疑。不是有人谋划了保险诈骗，就是对手公司的企业破坏。你还需要知道些什么？”

“最起码，告诉我泄露是什么样的信息。”

“这我不能告诉你。”

多米尼克按捺下叹息。罗伊斯是“肯辛顿保险集团”管理责任保险note部门的总监，这是一家面向国内高资产净值人士与“财富五百强”企业的保险机构。三周前，他聘请了麦克布雷德调查事务所，开出高额报酬，但他拒绝提供问题的全部情况，平白为调查增加了阻力。

多米尼克微微偏头，好进一步观察罗伊斯。像所有那些挤满了烂醉急色鬼的酒吧一样，“沉醉到底”里面很热，但罗伊斯汗多得不正常，他的手也在微微颤抖着。

“发生了不好的事，”多米尼克说，“就在今天。这就是你为什么临时要求会面。”

“我……”罗伊斯惊讶地看他一眼，“是，是发生了，啊……令人担忧的新事件。但我能说的就这么多。”

“行吧。”多米尼克从邮差包里拿出厚厚一叠文件夹，从桌面推了过去。“根据你给我的名单，我在对上面的所有人进行背景详查。我还在顺着名单查，但目前为止的每个人都很干净。”

“你还没查完吧？”

“名单很长，罗伊斯先生。”

罗伊斯提供的潜在嫌疑人分为两个阵营：可能参与保险诈骗的肯辛顿保险集团客户，以及可能会采取企业破坏手段的对手公司高管。名字的数量之庞大，让人不禁怀疑罗伊斯不是超级被害妄想，就是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确定罗伊斯插完了嘴，多米尼克继续说：“我没有发现诈骗

或者企业破坏案里常见的那些特征。没有与犯罪分子的勾结；没有突然的财富进账，也没有异常的超量支出；没有像无故旷工或非典型焦虑之类的反常行为迹象。只有一件事稍稍有点不寻常。你之前不是让我查‘远日点创新’的首席财务官伊桑·德灵？”

罗伊斯点点头，张大了眼睛。

“两周前，他们的CEO萝丝·阮突然休了几天病假。德灵被赶鸭子上架，在一些重要的客户会议上替她上阵。但她现在重返岗位了，公司也一切正常，所以感觉不是很可疑。”

罗伊斯舔了舔嘴唇，看向别处，躲开多米尼克的视线。他紧紧攥住文件夹，多米尼克甚至可以在酒吧昏暗的环境里看出他的指关节都发白了。

这，就有点可疑了。

“KIGnote的本地员工呢？”罗伊斯问。

谨慎过头不是坏事，多米尼克装作没听出罗伊斯在故意转移话题。“你让我们在他们的电脑上装的间谍软件没有传出任何警报——不过你可以考虑一下屏蔽Facebook。麦克布雷德的技术专家彻查过你的系统，他没有发现任何后门或者一般黑客可以利用的薄弱点。你想要我对你的办公室再进行一次针对监控技术的反制排查吗？”

“暂时不必。你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惹来了太多关注。”罗伊斯从外套口袋里拿出手机。“名单上再加一个名字——剩下所有人里最优先查她。我发你邮箱。”

“了解。”

罗伊斯拍拍文件夹，说：“这些我能留着吗？”

“好啊，这些只是调查原件的复印件。”

“不错，谢谢。保持联系。”

“罗伊斯先生——”

太迟了。罗伊斯已经抄起文件夹，用肩膀揉开喧闹的人群，匆匆离开了酒吧。

多米尼克气不打一处来，他考虑了一下要不要跟着罗伊斯，监视他一段时间，只为能得到一些直接的答案。只是担心会被自己上司发现，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自从几个月前，他的赌瘾严重影响了一次调查工作后，他在她面前一直如履薄冰。

工作是工作，赌博是赌博，他现在分得可清楚了，再也不会让赌博妨碍自己的私家侦探工作。但麦克布雷德可不是以宽容闻名的，他没有再次失手的机会。

他叹了口气，挎上邮差包。这一天，他办罗伊斯的案子办得够多了，明天早上再查那个新的名字吧。现在要回家吃点晚饭，或许再带反骨妹出门跑一圈，玩一点线上扑克什么的。

不过，今晚他在“铁路山口”的二十一点牌桌上牌运很旺，连连赢牌。为了赶上这次会面，他才勉强把自己从牌桌边扯开。如果赶回去，他还能继续借着好运，赢一把大的——

不，不行。他才在赌场里待了好几个小时，都晚上这时候了，他不能再大老远开车回亨德森去。那太荒唐了。

他不会的。

\* \* \*

第二天六点，刺耳的闹铃声将多米尼克从睡梦中唤醒。他不情愿地呻吟着，伸出一只手，闭着眼睛拍手机拍到停下来。

他头晕死了，感觉脑袋里塞满了棉花。他从“铁路山口”回家是.....两点？三点？夜里大部分时间的记忆都是一片模糊。

听到床边传来了轻轻的呜呜声，他才没有立马倒头重睡。睁开眼，他看见反骨妹——他的德牧-罗威纳混种狗——在几英尺外用惆怅凄婉的眼神看着他。

他被负罪感击中了，心口拧成了结。他伸出一只手撸了撸她的耳朵，朝前探出身，让她能舔到他的脸。

以前做赏金猎人养活自己的时候，他几乎每次工作都带着她。有好几年，她几乎全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他身边。但自从进入麦克布雷德实习后，他开始长时间地将她留在家。这些天，她独自一狗或者跟隔壁邻居过的时间，都比跟他一起的要多。

几小时前，他刚回到家时有带她下过楼，所以知道她此时不是想要排泄。她可能就是太孤单了。

老天，他还能更没用、更混蛋吗？

“想出去跑跑吗？”他问。反骨妹热情地摇动尾巴，整个身子都晃了起来。他大笑，掀开被子说：“好，我们走。”

他们开车来到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校区，准备照平常的路线在校园里跑五英里。一人一狗并排沿着人行道跑步时，多米尼克借这个机会让头脑清醒过来，重新思考起罗伊斯那份调查。

多米尼克不能效率全开地工作，最大的绊脚石就是不知道罗伊斯的客户们可能会搞什么类型的保险诈骗。罗伊斯拒绝透露保单的内情。

他让多米尼克调查的客户都是大企业的高层主管，这些企业在维加斯当地设有办公点。比方说，昨晚他给多米尼克的名字是辛迪·巴恩斯，她是一家总部位于维加斯的投资公司的行政主管。

所以多米尼克可以推测出那些保单是企业性质的。但他把那些公司都查过了，没有一家有最近出了问题的迹象——没有盗窃、诉讼、员工不满或者类似的问题。他们没有理由提出任何一种企业保单的索赔。

不过话又说回来，问题可能根本不是保险诈骗。罗伊斯似乎深信企业破坏的可能性与诈骗不相上下。事实就是，罗伊斯根本不知道他面对的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让整个情况都更令人摸不着头脑了。

等到多米尼克和反骨妹回到公寓楼，他还是没有想出满意的

答案。经过激烈的跑步，人和狗都又舒服又疲惫。走进小区的铁丝网围栏后，他将反骨妹的狗链放开。经过“U”形住宅楼中央的泳池时，他们恰巧碰到了佳思敏·安德森，她是他的邻居，也是最好的朋友之一。

“嘿，”他弯下腰亲了亲她的脸，“对不起，我身上都是汗。”

“没事。”佳思敏将那头五颜六色的辫子扎成了一个大大的发髻，这个发型代表她有正事要办。她蹲下来抓了抓反骨妹的耳朵。“我正要去和婚礼DJ进行最后一次面谈。”

“要我陪你吗？”

“不用啦，我妈会陪我。不过谢啦。”她站了起来。“卡洛斯的单身派对安排好了吗？”

跟当下的其他新人一样，卡洛斯和佳思敏决定在正式婚礼的前几周举办新郎新娘各自的单身派对。作为卡洛斯的伴郎，多米尼克下定决心不能再像对方二人刚订婚不久那次那样，坏了卡洛斯的大事。所以当卡洛斯对他吐露，体验一次经典——但要去掉所有糟粕——的美式单身派对对他有多重要时，多米尼克使出了浑身解数。

“准备好了。我们晚上会从传统的牛排晚餐开始，然后蹬派对脚踏车note扫荡维加斯最疯狂的几个酒吧，最后我们会到‘魔鬼鱼’跟你和你的女伴们接上头，来个完美收场。我跟全体小伙子们都说好了，细节对卡洛斯保密。”

“听起来很棒啊，那个……”佳思敏的目光隔着浓密的睫毛扫了他一眼，咬着唇环说，“我们星期六晚上好像听到利维的声

音了。”

噢，他们绝对是听到利维的声音了好吧。多米尼克的卧室和卡洛斯与佳思敏的卧室共用一面墙，而做爱的时候利维叫起来像该死的报丧女妖note。

“他来过，没错。”

“你俩复合了吗？”

多米尼克僵住了。听到利维的名字，反骨妹竖起了耳朵，认真坐好，高兴地喘起了气。

“我觉得没有。”他不怎么高兴地说。能再一次把利维搂在怀里，看到利维放松下来，整个人因为快感而容光焕发，这感觉简直不可思议。他在利维身体里横冲直撞的时候，又能听到他气喘吁吁地表白爱意，他也气喘吁吁地回应，一切都妙不可言。

但第二天早上，他们大吵了一场，激烈又漫长，不亚于之前的每一次吵架——这场对峙以利维往墙上摔了个盘子愤而离开收场。整个过程真是成熟又优雅呢。

对于多米尼克能控制自己的赌瘾这件事，利维永远不会接受，他认为多米尼克意志过于薄弱。多米尼克迟早得学会接受这一现实。

“你知道我们邀请了利维来参加婚礼，”佳思敏说，“我们发了邀请函，他回信说要来。你没问题吧？”

“没事。”多米尼克说，想到利维要参加他最好的朋友的婚

礼，这感觉比他在阿富汗战争吃了那一枪子儿还要痛苦，可他还是假装没事。

“很好。还有，唔.....你，还好，对吧？”

多米尼克脾气上来了，沉下脸对着她。他、佳思敏，还有卡洛斯都心照不宣：他不让赌博影响到和他们的关系，而他们则不跟他提起赌博的事。一次都不能！

“我有什么不好的理由吗？”他压低了声音，以示警告。

她立马退缩了。“没有。那个，我得走了。回头再见？”

“好，祝你愉快。”

他目送她走向停车场，将心中冒头的懊悔压了回去。羞愧感和负罪感只会让他更想赌，但他现在有自控力了。他再也不会被赌瘾牵着鼻子走了。

他对反骨妹吹了声哨，朝楼梯走去。

silver fox，指须发花白、长相英俊、衣着有品味的中年男人。

“管理责任保险”的主要承保群体为私营企业和其企业董事，主要保障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因“管理不当”造成的公司经济损失和管理层个人的财产安全。

“肯辛顿保险集团 (Kensington Insurance Group) ”

的缩写。

party bike，一种娱乐性质的多人脚踏车。十名左右的参与者围着环形长桌坐在车上，一边吃喝玩乐一边脚蹬踏板让车子前进，环形桌中间有司机负责掌舵，有时还配有酒保负责为参与者供应酒水小吃。

banshee，凯尔特民间传说中的一种女性精灵，会出现在有死亡将要发生之地大声哭号。

### 第三章

身处露天空地，利维“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声音被空旷吞没。车停在了一片郊区住宅区内的人行道旁，这里地处拉斯维加斯谷地西北角的边界，往北面过去几个街区就是尽头，文明世界陡然让位于绵延数英里的荒漠与山脉，孤零零的两条马路蜿蜒伸向远方。

这里的房舍都是西南风美式平房，占着一块块广阔的方形地界，唯有社区边缘的一块地界是空着——只是一片沙地，灌木丛生，一群维加斯警局的人员正在其中忙碌着。虽然这片区域超出了维加斯市区的范围，但维加斯警局集警察部门与郡治安部门于一身，因此只要是克拉克郡境内发生的凶杀案，他们也有调查职责，与市区一视同仁。

不过，也不一定是凶杀案，受理警员汇报说是“死因不明”。

如此一来，就不可能是出自“黑桃七”之手，这倒是令人大舒一口气。好几天里，利维的心思被对方咄咄逼人的承诺占据，他试图猜测凶手将制造出什么样的新鲜恐慌，每次电话响起都让他心头一惊——

停止，他在心里说。他将那些浮躁的想法推到一边，对一个“停止”标志专心致志上了，在脑子里勾画着上面的每一处细节。马上停止。

思维阻断疗法是他的治疗师阿拉娜教他的。他的朋友娜塔莎，也是一位临床社会工作者，在几个月前将他介绍给了阿拉娜，让他试着接受认知行为疗法治疗抑郁与愤怒管理问题。挺有用的，虽说治疗进展似乎是走两步退一步的节奏。

他手里拿着随行马克杯，准备穿过街道，但另一辆车在他身后停下，令他骤然停步。他喝了几口咖啡，等玛汀下车。他们总是一起开车前去犯罪现场，不过这次的命令下达得很早，他们没在局里，便各自从家中出发。

“这天气，真是凶杀的好日子啊。”她一见着他便说。

他嗤笑一声。春光确实无限好——天空碧蓝而清澈，气温凉爽舒适，看上去，今天将非常宜人。维加斯每年有好几个月都是闷热的地狱，让他不禁想问自己到底被什么鬼附身了，竟然会搬到沙漠腹地居住；帮助他捱过去的，就是对今天这种天气的回忆。

“你吃过了吗？”她问，显然，对于利维来说，光有一个老母亲成天唠叨他身材太瘦是不够的。

“吃了好走进犯罪现场？别吧。”他俩都明白这不是他不吃早饭的原因，但这是个好托词。

她拿来他的马克杯，抿了一口，皱了皱脸又塞回他手中。  
“我敢说，你的心脏是纯靠咖啡因驱动的，总有一天它得爆炸。”

放到平常他会开个玩笑顶回去，但今早他可做不到。利维耸了耸肩，开始迈步过街。

她拉住他的手肘，凑近看了看他说：“靠，又做噩梦了？”

“是。”他低声回道。

他人生大部分时候，总是反复做着同样的噩梦——一个看不见的敌人锲而不舍地追赶他，他走投无路，身陷绝境。然而就在几个月前，梦的底色变了。如今换他成了猎人，追踪恐慌的猎物，次次如此。

唯有玛汀和阿拉娜两人知道他梦境的变化。他永远不会告诉多米尼克。

“我没事。”见对方因他而面露忧思，他很难受。他晃了晃马克杯说：“只是睡太少了，所以才喝三倍红眼咖啡。”

“我要吐了。”说完她便不再多作评价也不再多言了，他可真爱她这一点。

他们来到街对面，在犯罪现场出入登记表上签了名，又戴上手套和鞋套。此时，一名叫戴利的警员前来接应。“早安，二位警官。”他说。

“早安，戴利，”利维说，“你就是受理案件的警员吗？”

“是我。”他抬高警示带，利维和玛汀低头从下面穿了过去。“被害人是大约两小时前由住在隔壁的住户发现的。今天早上，他们跟平常一样把狗放出了门，那家伙径直跑向了尸体，捣了一会儿蛋。他们很快把狗拉开了，还好没有造成任何物理损害。”

利维顺着戴利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对中年夫妻站在空地另一端，与一对制服警员正谈得起劲。一只金毛巡回犬被牵引绳拴住，他走来走去，看起来对发生的一切都很感兴趣。“我们需要这只狗的毛发和唾液样本。”

玛汀点点头说：“我去找目击者谈话，你来检查尸体？”

“就这样吧。”

她转头就走，利维则跟着戴利穿过沙地。

死者是一名五十岁上下的白人男性，中等身高，不胖不瘦。他仰面躺着，身着T恤、运动裤和跑鞋，打扮得很休闲；无明显伤口，没有明显的致命伤或其他一眼可辨的死因。尸体唯一的特别之处，是那只经过严密包扎的左眼。

“死者名为乔尔·巴克纳，”戴利说，“五十一岁，住址在夏莫林。”

“身上有身份证明吗？”

“有，钱包里还装满了现金和信用卡。”

那就排除抢劫这个动机了，也说明凶手并不在意巴克纳的身份会被发现。当然了，前提是这是一起他杀。

不过利维更偏向于他杀假设，因为巴克纳明显是被抛尸于此的。这地方除了沙子就是尘土，而他的跑鞋鞋底却干干净净。实际上，那双鞋看起来像是从来没有被穿过。

“手机呢？”他问。

“我们还没能找到。”

“谢谢。”他离开戴利这里，朝着那边尸体走去，来到正在认真工作的验尸官对面跪下。

互相打过招呼后，验尸官说：“我的判断是，死亡时间不超过十二小时。没有经过全面解剖，无法确认死因，但我怀疑是用药过量或者中毒一类的。我都想说这完全可能是自然死亡了，要不是地点特殊，还有……”她指了指上绷带的眼睛。

“没错，我刚想问这个呢。这是怎么回事？”

对方拉着绷带边缘，犹豫了一下，说：“你吃过早饭了吗？”

她问的原因和玛汀不一样。“没吃。”他小心回答。

“明智之举。”她揭开厚厚的绷带，眼窝露了出来，没有眼珠，什么也没有，只有半开的眼皮露出其下空洞的眼窝。

“呃。”利维缩了缩。他当警察这么多年，见过不少情况，这还比不上最糟的，但空眼窝还是令他恶心得不行。

“眼球摘除术。”验尸官将绷带拉到一边。“完全摘除了整个眼球。绝对是生前摘的，但时间很近——从恢复程度来看，在过去二十四到四十八小时之间。”

“酷刑？”

“我觉得不是。他的眼睛不是强行挖出来的，而是手术摘除的，动手的人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伤口经过了清理与正确包扎，没有感染迹象。”

受酷刑折磨的人身上会有挣扎的迹象，还有防卫所致的伤痕和捆绑造成的瘀青与擦伤，这些利维都能看出来。但巴克纳身上没有——利维应该再仔细看看他的衣服底下，但裸露的手臂上没有痕迹，只有右手手背有一些轻微的红肿和瘀青。

“你看到这个了吗？”他问。

“嗯。基本能确定是输液造成的。可能是在手术过程中用来给被害人注射镇静剂，或是手术后注射镇痛药物或抗生素。也可能是作杀人之用的。”

事情越来越古怪了。利维谢过验尸官的拨冗讲解，接着站了起来，从尸体旁退开，好将整个现场纳入眼中。

凶手是有意选择抛尸于此的。这个地方人烟稀少，附近没有摄像头，驾车经过再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尸体留在这里，简直轻而易举。

然而这里的人烟也没稀少到尸体会久久无人问津。凶手明明可以将巴克纳抛到不远处的沙漠中，却把他弄到这个社区

来，还留下了他的证件。凶手.....想让他被发现，这可能是对某人发出的信号，或者，甚至是某种表示——以示对死者或他的家人的尊重。

不过，既然没有对死者施以酷刑，为什么又要摘除他的眼球呢？身体致残却不伴有其他迹象显示凶手对受害者的愤怒或憎恨，这种情况利维从未见过。如此冷静地做这种事其意义何在？盗窃器官？也许吧，但在尸体其余部分完好的情况下，这一可能性不大。

根据验尸官的透露，从摘除眼球到巴克纳死亡有一两天的间隔，所以.....也许这是一个威胁的筹码，针对的是第三方？还是巴克纳本人？假如说有人想从巴克纳身上得到什么却没有得手，那么摘掉一只眼睛倒是很有说服力，证明自己是来真的。不过，如果事情是这样，那肯定是出了什么差错才会导致巴克纳死亡。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不是一起随机的暴力行为。某人，在某处，怀揣着杀害巴克纳的个人动机。利维所要做的，就是去找出这个人来。

\* \* \*

几小时后在分局里，利维靠着椅背，揉了揉干涩的眼睛。他终于有了些进展——虽然微小，但也是进展。

乔尔·巴克纳是“巴克纳合伙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创始人与管理合伙人，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维加斯的投资公司，在海外拥

有多家企业。巴克纳及其直系亲属都没有犯罪记录，与任何犯罪组织也没有已知的关联。他的公司从未被怀疑有任何不当行径——利维找金融犯罪组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确认过了。

虽说身居要职，巴克纳却深陷债务之中，债都埋到他的……嗯，眼珠子了。他的公司虽然遵守了法律与道德的约束，却濒临破产。他与他太太拖欠了几个月的抵押贷款，而且他们所有的信用卡都透支了。

有没有可能，巴克纳跟某个放高利贷的牵扯太深？债务使人绝望，而绝望的人会做出错误决定。如果借贷方欠钱不还，维加斯的放贷人不是做不出绑架他们再让他们痛不欲生这种事的。但利维从没听说哪家高利贷挖人眼珠的。事实上，他从没在谷地见过这种类型的致残伤害。而且，放高利贷的也不太可能杀人，毕竟杀了对方就意味着债永远也还不上。

一步一步来吧。利维固然讨厌和有组织犯罪科那帮鼻孔朝天的混蛋打交道，但对于本市地下钱庄的动向，他们的消息更加灵通。他叹了口气，拿起桌上的电话。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这给了他一个好理由，可以推迟几分钟再打那个不怎么想打的电话了。看到屏幕上显示着玛汀的名字，他说：“进展怎么样？”

玛汀一早上都和巴克纳的家人在一起，她为他们带去他的死讯，又一对一询问了每个人。“我从他们身上什么也没得到，”她的声音里满是挫败感，“每个人都敷衍我。很明显，他们在隐瞒什么。”

“真的？”他的好奇心上来了。“比如说？”

“我也不确定。我跟他们说巴克纳死了，他们的悲痛看来是发自内心的，但.....我不知道。他们好像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一点都不惊讶。”

“你觉得他们有参与？”

“唔.....”玛汀是个优秀的侦探，她不会放过任何假设，无论那听起来有多不可思议，“我觉得不会。俩孩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他们的反应和母亲一样。我无法想象她把他们拉拢进来一起策划杀害他们的父亲。”

利维也是这样想。他跟玛汀说了巴克纳欠债的事，对方轻叹一声，表示惊讶。

“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找孩子们的学校打听了，得知他们已经旷课三天了。孩子妈跟校方说他们得了流感，不过我是没看出生病的迹象。”

“根据巴克纳的死亡和眼球被摘之间的时间差，我们得知凶手与他共处了至少二十四小时，有可能更长。”利维出神地盯着空气，手指敲着桌面。“他的家人肯定知道他不见了，可能还知道原因。如果他们知道是谁杀了他，可能会因为害怕报复，什么也不敢说。”

“那他们紧张兮兮的表现就说得通了。听着，我今天没可能从这些人身上知道什么了，我要去巴克纳的公司跟他的同事谈谈，看他们会不会知道点什么有用的。如果我着重问他们债务的事，可能会有所收获。”

“好主意。我正要打电话给有组织犯罪科，从高利贷的角度入手问问。发现什么我会跟你说。”

他们一结束通话，利维就听到一个声音说：“这边这位就是艾布拉姆斯警探。”

他抬起头，只见一名制服警员正向他走来，身边跟着一名着装休闲的年轻亚裔女子，她的连帽衫上别了个访客胸牌。她长长的黑发将左脸全部遮住，明显是刻意的，利维不禁揣测那是为了遮住伤疤之类。

警员对利维点点头就离开了。“我就是艾布拉姆斯警探，”利维说着站起来，伸出手，“找我有事？”

“是的。我是萝丝·阮。”她快速地与他握了握手。“很抱歉像这样直接过来，但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联系到你。”

玛汀的工位和利维的面对面挨在一起，因为她人不在，利维就把她的椅子偷了过来，转个面，推到阮女士身边。他示意她请坐，自己也坐了下来。

“请问有何贵干？”他问道，同时做好心理准备。既然阮女士来这里点名要见他，那一定是和“黑桃七”有关。

这回又是哪款怪咖呢？阴谋论者，深信她的男友/同事/邻居是“黑桃七”？连环杀手的粉丝，为了解更多内情而假装知道有用的消息？还是愤怒的市民，认为利维应当为“黑桃七”持续的暴行负全部责任？

“我刚在网上看到了乔尔·巴克纳的死讯，”阮女士说道，“有个在验尸所有人脉的博主泄露了细节。”

等等。什么？利维轻轻摇了摇头，醒了醒脑子。“你认识巴克纳先生吗？”

“不怎么认识，但我觉得我可能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怎讲？”利维困惑地问道。

她拨开头发，露出并无伤疤的面庞，以及一只包扎绷带的左眼。“因为我经历了同样的事。”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